

# 时间经过2020年



《庚子故事集》 庚子 2020年9月 中信出版集团

庚子年,是戈舟的本命年。多思,乃有所得。本书名为《庚子故事集》,包括五个短篇。

五个短篇都在结尾标明了写作时间,最早的一篇写于2019年7月,最近的一篇写于2020年5月,每次搁笔之时,戈舟会否吁口长气呢?一些时间被封存,另一些时间将开启。

评论家吴晓东说过,时间意识是现代

小说的自觉意识,作家没有自己的时间感受和体验,想要成为卓越的小说家是不可能的。《庚子故事集》自始至终流动着戈舟的时间意识。

疫情改变了2020年的人际相处模式,口罩成了所有人须臾不可离身的防护。《掩面时分》,戴上口罩的姜来显得很轻松,就像一半的不轻松被遮住了,在世界停顿下来的当口,那些悬而未决的往事也有了清理的机会。戈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起自己写作的缘由:“诚恳其实是一个无能者对于自己的解放。”这句话可作《羊群过境》注脚,在这个特定时段,众生如羔羊,那些久疏的情感也要依靠“诚恳”重新梳理,达成与家庭、与世界的和解。

《庚子故事集》有诚恳,经过审视的诚恳。作者若有所思,作品发人深省。

《人类的算法》写于2020年2月,这个故事与后面那两个具有庚子年时间特质的故事不同,它更多地沉浸于私人体验。人物被放置于沉湎回忆的私密场景,她逐渐明了,现代人的关系,在多大程度上是被“大数据”这样的技术手段缔造的,爱的契机,只是恰好推送的附近的“ID”。我们真正的生活,如我们感觉到的那样的现实,它同我们以为的现实差别如此之大,最终被公开和

阐明,就是文学所揭示的内容。

与时间紧密关联的,是空间。五个短篇都在结尾注明了写作地点:香都东岸。我猜想,这是戈舟的寓所。大约是一个中产阶级生活意味浓厚的城市社区。“城市”历来是现代小说的书写对象。戈舟写了《鼠辈》。在这篇小说的语境中,“鼠辈”并非用来骂人,它指向的是那些隐遁在迷宫一般的空间,无法追寻的人和事。小说一再引出历史学家朱维铮《音调未定的传统》作为线索,暗示《鼠辈》想要表达的主题,在于城市变动而消失的过去。

较之对被讲述时间与空间的探索,并通过它对叙事人物亲历事件的探索,戈舟的小说创作更关注人物心理状态的描绘。《核桃树下金银花》是整部集子最好的一篇,是杰作。主角被设定为一个快递员,一个193斤的胖子,一个因为模糊地址四处无着的倒霉鬼。这部小说在时间上,可分作两半,前面是“遇见”,后面是“归返”。在后面部分,主角不再从事快递工作,成了家族企业的少东家,一个他自嘲的“公子哥儿”。某一天,他回到这个城市,寻找当初帮助他的胖姑娘,然而,时移世易,时间不会为谁停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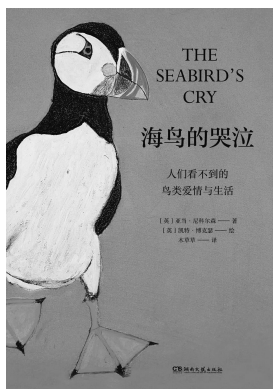
听上去很像烂俗的言情套路,但它实

际上是反套路的,是超越生活层面的心灵的飞升。精简、机智与凝练是公认的好的短篇小说的标准,《核桃树下金银花》以其出色的完成度而出类拔萃。偶然并置的人和时间的流动彼此共振,它们好像自动联系在一起。以至于主角离开之后,久久无法忘怀。他的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,只有回来,才能重启。与此对应,“玉林街”,或者每个城市可能都有的人民路、解放路等,“路”之前往往还被冠以东南西北或者一二三四,但凡缺少一个锚点,人们就会迷失在喧闹都市的荒凉之地。

假设这部小说是言情的,它所说的,也不是男女之情,而是更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情。是被抛掷的、边缘化的、原子化的个体,与无法捉摸的、庞大的虚化的集体力量的抗衡。所以是新手快递员,他要穿越陌生的疆域;所以是胖子,他要蔑视肉身的桎梏。这是现代奥德赛的城市寓言,寻觅精神的家园。我甚至认为,那个胖姑娘,只是他臆想的、分裂的一个人格,他需要以她建构起另一种现实的真实,寻找那个丢失的自己。

在时间洪流的孤岛上,他在写作,在城市空间的缝隙里,他们在流离。在顿悟的时刻,我们是否能以超越时空的静思展开对2020年的这场阅读呢? 林颐

# 如果你是一只海鸟



《海鸟的哭泣》 亚当·尼科尔森著,英凯特·博克瑟绘 2020年8月 浦睿文化·湖南文艺出版社

老友临海而居,无事便去海边拍鸟儿。发到朋友圈的照片,有展开黑翅膀的白颈鸬鹚,有立于滩头啄啄羽翅的太平洋海鸥,蔚蓝色海浪轻涌,远方天高云淡,画面恬静得令人心醉。

倘若海鸟的生活一直如此惬意就好了。那样,就不会有亚当·尼科尔森的这本《海鸟的哭泣》。尼科尔森是英国著名作家,著有《海边的房间》《上帝的大臣》与《乡绅》等多部文学作品。他曾荣获皇家文学学会颁发的翁达杰文学奖、毛姆文学奖、海涅曼

文学奖等多个奖项,现居于英国萨塞克斯的一家农场里。

《海鸟的哭泣》是如《寂静的春天》一般杰出的自然文学作品。自由海鸟为何哭泣?我相信,绝大多数读者对此知之甚少。本书是一本极为优秀的科普读物。暴风骤、海鸱、三趾鸥、鸥鸟、海鸦、鸬鹚与欧鸬鹚、剪水鹱、鲣鸟、大海雀和亲亲刀嘴海雀,还有信天翁,在本书中都占有专门篇幅。尼科尔森通过将海鸟的历史、近距离的观鸟笔记,以及鸟类科学家详尽的追踪数据相结合的叙述方式,向读者展现了海鸟的前世与今生。

在这些海鸟的日常生活中,我们能够感知生命的力量,也认识到了它们生存的窘境。如果破坏环境的人类活动,常此以往地进行下去,海鸟肯定没有未来了。可最令我们担忧的问题是,人类的未来在哪里?高尔基写过:“在苍茫的大海上,狂风卷集着乌云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,海燕像黑色的闪电,在高傲地飞翔。”这些句子,曾经激励过多少人奋进前行。可如今,在海天相接的地方,海燕只能边哭泣边飞行,它们濒临灭绝。做为自然的一分子,人类有没有为这些海上斗士感到过心痛?

在所有海鸟中,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

当属鸬鹚与信天翁。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不止一次将鸬鹚入诗,“桤柳枝枝弱,枇杷树树香。鸬鹚西日照,晒翅满鱼梁。”文学家郑振铎在散文《鸬鹚》中写道:“近处的一只小船上,渔人坐在船尾,悠然地吸着烟,灰黑色的鸬鹚站在船舷上,好像列队的士兵在等待命令。”捕鱼时,鸬鹚是人类的好帮手,人与海鸟共绘了一幅“悠闲捕鱼图”。但在尼科尔森笔下,鸬鹚绝不是那么好鸟。“在整个欧亚文化中,鸬鹚已经成为贪婪之鸟,敌人,黑暗的家伙,放高利贷的人。”欧洲人认为,鸬鹚与表亲欧鸬鹚,都是黑暗邪恶的鸟儿。

对鸬鹚截然不同的看法,不仅代表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,也说明人类对海鸟的了解不够全面。我们只是钟情与赞赏它们逆风飞行的勇敢,或者还能够帮助人类做哪些事情,却全然不关心它们繁衍、喂养、捕食的行为及生存环境。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,过分以自我为中心,我们甚至忘了,海鸟也有爱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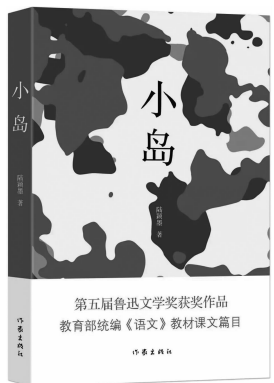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鹭形目的重要种类信天翁,不仅是地球上最大、最能飞的鸟,也是对爱最忠贞的鸟。它们一生大约要飞行600万公里,相当于绕地球飞行超百次。事实上,许多海鸟为了觅食,要不停地飞翔。路途遥远,期

间会遭遇来自同类、天敌、气候和人类的各种危险。最惨的结果是,海鸟家长无法将食物带回,好不容易从鸟蛋里破壳而出的雏鸟,被活活饿死在鸟巢里。海鸟与人类的生存轨迹,竟如此相似。

“常常,为了消遣,航船上的海员,捕捉些信天翁,这种巨大的海禽,它们,这些懒洋洋的航海伴侣,跟在飘过苦海的航船后面飞行。”读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诗句,我们不得不对人类自己生起气来。这么伟大的海鸟,竟然是人类捕捉玩弄的对象。尼科尔森说:“19世纪的捕鲸人会在信天翁身上系标签、涂沥青。”延绳钓,如今仍然是信天翁死亡的最主要原因。

地球上的海鸟已经不多见了。关于鸟类的灭绝,早就引起了自然学者与科学家的关注。究其原因,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,皆为祸首。想起老友拍摄的太平洋海湾的海鸟寂静,是特殊时期人类活动退却的结果。“人们需要对全球海鸟的处境有更加广泛的了解,还要保护它们的繁殖地免受人类与掠食性动物的伤害。”尼科尔森在本书的最后一章“海鸟的哭泣”里如是说。当地球上的海鸟群起哀鸣时,人类为何还不迅速警醒?如果你是一只海鸟,你要如何与人类相处? 夏丽竹

# 内敛着激情 焕发出阳光



《小島》 陆颖墨著 2019年11月 作家出版社

“内敛着激情,蕴藏着感动,焕发出阳光。”——这是王蒙先生对陆颖墨海军题材短篇小说创作的评价。我觉得再恰当不过,就用作这篇文章的标题。“内敛着激情”,是小说集《小島》的整体情感基调、叙述基调。而“焕发出阳光”则直抵作者的心灵状态、生命状态。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2019年,

短篇小说集《小島》入选作家出版社十大好书。这部小说集的作品,代表陆颖墨目前为止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。《小島》一书收入的28篇作品中,小小说占21篇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小说集《小島》是现阶段军旅小小说的重要收获,推动了军旅小小说的发展。小小说因其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特质,易读易传播,它是适合群众文学实践的文体,其兴盛发展的社会意义大于其文学意义,也就是冯骥才先生所说的“小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事情”。如此说来,《小島》一书的深入人心,也是文学幸事。

小说集《小島》是军旅文学实践,同时也是海洋文学实践,它拓展了一种文学书写空间。《小島》一书写我国新时期海军的家国情、官兵情、战友情、母子情、夫妻情等等。书中人物活动地域多集中在南中国海。海、南中国海、海军,小说集《小島》中的这三个核心素材无一不刺激人们的阅读期待。

小说集《小島》写对祖国的深情,用笔坚定而沉稳,感情真挚却克制抒情。祖国、国土,在作者的心里,历经近四十年军旅生

涯的发酵、升华,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,是他心中的一股热流,是他生命的一个原点。和平时期,人们书写个体对祖国的感情时,有些作品有飘忽之感:我写的能否达到应有高度?是否高而空?是否热而假?这些犹疑,读者在阅读中多少都能感知出来,这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感染力。陆颖墨写海军官兵对祖国的深情时那番克制与内敛,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,那就是有冲击力地唤醒读者身心深处的爱国精神。《归航》,是我在2017年为《百花园》当年第8期约的头题作品,定位就是军旅题材、主旋律。当时陆颖墨的工作非常繁忙,直到二校,《归航》才发来。其间,我担心是“应景之制”。读罢,感到这是陆颖墨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之后的“回归之作”,内心很感激。稿子下印厂后的当天,陆颖墨又将作品屡修屡改,计23次。修改的过程,也是编作交流的过程。直到今天,我读《归航》中的那句“向着祖国,归航”时,心中依然会有一种既沉又热的感觉,那是作品引发的感动。《小島》一文被编入教育部统编的《语文》教材,陆颖墨被称

为“课作文家”。从此,《小島》一文以一种经典的方式存在。《小島》这篇小小说是几近完美的作品,文学与爱国,个体与祖国,礁盘与国土,官与兵,各种关系处理到位,宏大情怀在细节中充实,细节在情怀中发光。我想象自己是五年级学生,或许多年以后我都会记得那雪白珊瑚上的红血,那绿油油的菜地构成的中国地图,那地图上上升起的血红太阳,那将军的标准军礼。

英雄主义、理想主义,在小说集《小島》里自在、大方地舒展。近几十年来,物质世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碾压在该书中了无痕迹。英雄主义、理想主义在一篇篇文章中,坦然自若地展示着它们最初的光亮,甚至都看不到它们对物质、对欲望的抵抗,更没有它们在物欲面前的蜷缩,因为物欲在小说集《小島》中就没有出现过。这真是近一个奇特的阅读经历。有什么样的心灵就会有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。在作者心里,军旅一途,就是英雄之地、理想之地,是奉献之地、纯洁之地,处处焕发出阳光,它就是圣地。 王彦艳